

煌煌二里头
悠悠夏文化

原野上,烈日如火。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顿觉凉意袭人。走过长长的汉白玉浮雕长廊,恍如穿越了3800多年时光。博物馆内,出土文物琳琅满目,仿佛每一件都在诉说着3800多年过往的沧桑、讲述着历史深处的动人故事。

且不说长着蒜头鼻子、瞪着圆圆眼睛的“华夏第一龙”绿松石龙形器的呆萌可爱,也不说“华夏第一爵”乳钉纹铜爵那细腰长流的漂亮和飘逸,也不说拙朴的“华夏第一鼎”网格纹铜鼎彰显青铜时代礼乐文明的独特与厚重,也不说王权象征的珍贵玉器七孔玉刀和具有兵符作用的玉璋制作工艺的精美绝伦,就是一些小小的工艺品都让我叹为观止!

一件是非常微小的雕刻艺术品——微雕骨猴。这个骨猴造型奇特,猴人身,抱膝蹲坐,令人过目难忘。它只有一个指甲盖大小,小到需透过放大镜才能看清。它用动物骨骼雕刻而成,通体抛光,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是一

三千八百年不变的匠心

□孙友群

件不可多得的微雕精品。这件精美的器物,是2002年考古工作者在王室贵族墓葬中一个两岁左右儿童的尸骸上发现的,它戴在儿童的胸前。试想,这个微雕骨猴与王室贵族的小孩结缘,背后该有怎样的感人故事?

作为王室成员,也许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征战沙场杀敌无数;也许他的父亲是一位大臣,参与夏朝国家大事。他的父亲壮年得子,生下了这个可以传宗接代的男孩,他被全家视为掌上明珠。当孩子周岁生日时,贺喜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父亲的亲朋好友、同僚、部下都赠送了贵重礼品。一个与贵族熟悉的工匠给小男孩赠送了一件技艺精湛的工艺品——微雕骨猴。这个不起眼的小骨猴,却获得了小男孩的青睐,他爱不释手,连晚上睡觉也让他陪伴左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孩子两岁左右时不幸染病,尽管全力救治,还是夭折了。父亲悲痛万分,在厚葬中,父亲把孩子生前喜爱的这件微雕骨猴戴在他的胸前,让它永远陪伴儿子,不

弃。几千年过去了,父亲和儿子都已经化作白骨,但高超的工艺、浓浓的爱意一直深藏在这件骨猴身上。

另一件令人稀罕的小动物艺术品是陶蟾蜍。这只陶蟾蜍匍匐在地,双眼圆睁凝视前方,嘴巴微微开启,全身布满了细线雕刻的圆点纹,仿佛要伺机捕食猎物,形象生动逼真。整个蟾蜍雕工娴熟,造型敦厚,形象奇特,生动有趣。谁能想到,夏朝手工艺竟达到如此精妙绝伦的程度!在古人眼里,蟾蜍是一种吉祥物,它寄托了夏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上古神话传说中,月宫中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古人也称月宫为蟾宫,科举高中叫“蟾宫折桂”;我国民间认为,金蟾能招财聚财,还能镇宅避邪,它与麒麟、貔貅等一样,都是祥瑞之物。

在“厥土生民”展厅,一件造型独特的陶器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种叫“甗”的古代炊器,被称作“蒸锅的雏形”。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叫“陶甗”,其底部有几个小孔,相当于蒸锅中的算

子;下部是个三足中空的“鬲”,可以装水和加热;陶甗置于装水的陶甗上加热,就可以蒸熟食物了。从这种陶制炊具的设计,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聪明!

二里头遗址位于古河洛北岸,河水丰沛,黄土细腻,制作陶器的条件得天独厚。陶器是夏朝人离不开的生活用具。展柜里,有盛放肉食的陶鼎、盛酒的陶爵、温酒的陶盃、烧饭的陶甗、盛水的陶罐等。这些距今3800多年的器物,不仅体现了夏代先民的创造力,更珍藏着他们日常生活的“烟火气”。

博物馆里有众多的精美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陶器、骨器等,在二里头遗址都有相应作坊区。夏朝工匠身份低贱,生活贫苦,但他们心灵手巧,用数千年不变的工匠精神,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二里头夏都辉煌的文明,都是这些普通劳动者智慧的结晶!

走出博物馆,余晖洒满大地,这片土地在夕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尘世写真

生活的姿势

□陈明珠

前几日安装橱柜,出了个不大不小的瑕疵,让人颇有些窝心。所以,我对装衣柜等家具不敢再掉以轻心,计划天天去监工。

这次来了两位工人师傅,头发花白的老师傅精干,正值青春年华的小师傅健壮。他们一到位,就抓紧时间在有条不紊地归类着那些大大小小、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纸箱。当打开盛放五金件的箱子时,我顿时惊呆了,要将这些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滑轨、铰链、拉手、拉直器、反弹器等金属家伙一个个拧到该去的地方,这是个多大的工程啊!

陪了大半个上午,过敏体质的我,眼睛就开始红起来,汗水也滚滚而落。我实在忍受不了,跑到物业那边去蹭了会儿空调,才感觉缓过来了。而两位师傅干得热火朝天,隔好一阵子才能抽个空儿擦把汗。

第二天,柜子已经立起来了。我一边检查着,一边念叨:“我昨天下午不在,你们可得给我装好啊!”小师傅说:“阿姨,您不在,我们都会好好干。我们是凭手艺挣钱,而且公司还有考核。”

我搬来小凳子,坐着看老师傅装书架的抽屉。他把一摞摞板子依次组装在一起,过了一会,八个抽屉在地上齐整整地排队,像等待出征的士兵。

“排这么齐,干活儿挺细嘛!”我不得不得赞一句。“那是,咱是当过兵的人,手里的活儿也得听指挥!”老师傅带着自豪说。“哎呀,原来是老班长啊!”同样有过军旅生涯的我有些惊讶,赶紧用新兵对老兵的尊称表达我的敬意。

老师傅一边忙碌,一边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们是来自周边城市的父子俩,儿子是师傅,父亲是徒弟。儿子干这行很多年了,早已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了,在业内也有口碑,每天的活儿干不完。父亲当了十四年兵,退役后又在工厂里工作了十余年,几年前离开家过来帮儿子。

小师傅喊老师傅到房间去帮忙,两人配合着费力又小心地将预装好的框架竖起,慢慢地放到墙边。只见木地板上铺着保护的纸皮子,这让我对它被刮花的担心放到了肚子里,觉得他们还是很细心的。

书架和餐边柜已完工,端庄简约的样子,完全和我想象的一样。我带着欣喜伸出手去摸,去拉,去开,一切都是那么贴合流畅,但是小师傅说,他爸年纪大了,怕有疏忽,他第二天还会帮我微调下。

我的眼睛愈加红了,于是接下来的两天我没有再去监工。小师傅说,桌斗有伤的两个地方,他都贴好了标签,售后会来补漆。近视的我和老公,扒着他指的地方仔细地瞧,才隐约觉得那两处稍有些不平,如果他不来,我们可能都不会注意到。

整整五天,两位师傅就在这闷热而刺鼻的空间里辛苦地工作,那些洒落的汗水,一点一滴地凝结成了美好生活的来源。老师傅说他们已经挣下钱在洛阳买了新房子,小师傅要结婚了,不久他就可以落叶归根回老家了。说起这些的时候,老师傅的眼睛亮亮的。

公司设计师小张告诉我,小师傅不好意思问我能不能给他个好评。我愉快地答应下来,毫不吝惜溢美之词:不辞辛苦、做工精细、态度认真、服务周到……两位师傅马不停蹄地奔赴下一个工地,他们留下的不仅是落地稳稳、方正平整的家具,也用努力向上的姿势,让我看到了千姿百态的生活里那最美的人生风景。

有感而发

让自己忙起来

□亢娟

我们在忙碌地工作,看见别人一天天坐着,常想:人家多美啊!

当我们一天天上班,忙得没有头儿时,也总是说:啥时候能放假歇几天呢?

短暂的休息,使人自由、快乐,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能吃到亲手做的美味,能晚上追剧到半夜,一觉睡到大中午,真舒服。

而真正让你休长假,慢慢地,你就觉得无聊、困闷,跟着就这这疼那儿不得劲起来。

我一直在学校这个圈子转,每年到了寒暑假,都要去给医院“做贡献”。尤其到了暑假,家里就我一个人,觉可以睡到中午,饭可以任意时候吃,城里的生活环境没什么活干,人也不怎么来往,床铺散乱、衣衫不整也没人看见,日子渐渐没有规律,没了时间概念,一天天看着太阳从东边转到西边,又到晚上。我的牙疼起来,嘴上起了水泡,引起咽喉疼,跟着胃病又犯了,开始无休止地上医院看病,吃药,在花钱和治病中度过了假期。

是自己就是这劳碌命还是怎么了?

记得过去在老家种地,到了冬天收仓入库,地里没活了,忙了一个夏秋,农人就开始这个吃药,那个输液,害起病来。奶奶说:“活人,活人,干活活才是活人,一闲都出毛病了!”

是啊,地里活儿赶着人,农人们早出晚归,忙得顾不上顾,哪有工夫害病?活干完了,身体也像卸了发条的钟表,到处都是毛病,一个冬天都是病歪歪的,而到春天活一开,人们去到地里,病就好了!

过去的大家闺秀,豪门千金,常伤春悲秋,对月长叹,就是太闲,在无事生非罢了。试想,肌体不运动,血液不奔腾,生命就没了张力,没了生气,跟着精神就萎靡不振,时间一长,无病也会呻吟,慢慢地就爬不起来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生命在于运动,让自己忙起来,生活有了劲头,生命才有活力。

于是,每到放假我就给自己找点“工作”,早上起来跟着“黎明脚步”晨跑队,进行长达5公里的长跑,然后回家做饭吃饭,打扫卫生;吃了午饭睡一觉,起来看会书,写写字,日子满满当当,精神也富足起来。

劳动创造世界,忙,才是一个人人应有的生活模式。

采莲
泛舟

号子一声震天响

□邓世太

■ 开栏语

人是感情动物。沟通感情最便捷的方式,除了语言,就是音乐。一支童谣,一首民歌,一部精心创作的音乐作品,带给人的心灵愉悦和精神享受,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的。本版今起开设《乐海泛舟》栏目,请跟随作者的笔触,乘着旋律的扁舟,航行在音乐海洋里,回味那些美妙的音乐和美好的时光,让您的生活一路芬芳。

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

原始人在集体劳动中,为统一节奏、协调动作、激励情绪和缓解疲劳而创造出来的音乐,就是最早的劳动号子。如今,我们读《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和《易经·归妹》中的六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等早期作品,还能领略其神韵。

时光流逝几千年,劳动号子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民间。我小时候生活在豫南农村,看到乡亲们打夯、车水、榨油时喊号子的情景,有些歌词根本听不懂,但当时劳动的场景和号子鲜明的节奏,仍鲜活如昨。尽管号子可以在不同的劳动场合出现,但它的歌唱方式是“领、和”式,即一人领、众人附和或者众人领、众人附和。一般情况下,在节奏缓慢的劳动如打夯过程中,领句较长,和句较短;而在节奏较快的劳动过程中,如纤夫拉纤,遇到急流险滩,领句与和句都很短。

在装卸重物及推车、拉碾等搬运劳作时,可以听到这样的号子:“哈腰挂啦,(唉,嗨),挂上了吧,(挂上啦),挺起腰啦,(唉,嗨),走起来啦,(唉,嗨),前面拐啦,(唉,嗨),后面摆啦,(唉,嗨),脚踏稳啦,(唉,嗨),小心点儿啦,(唉,嗨),停下来啦,(唉,嗨),慢慢地放吧,(唉,好哟)。”领者用简朴的音调,富于律动性的节奏,统一着众人前进的步伐。大家在他的指挥下进退留转,奏响了一曲同心进取的乐章。

灯下漫笔

休闲三川镇

□刘志军

前段时间连日的酷热,不由得让人从心底生出一种想要逃离城市、寻一处宁静清凉之地住上几日的渴望来。8月初,先期带着孙子到三川消暑的二嫂打来电话,述说着在那里的种种惬意,邀请我和媳妇也过去,于是便有了这次说走就走的三川之行。

傍晚时分,侄子开车过来接上我们,三个多小时后,便落脚在了三川县三川镇柳子村。二嫂带着小孙子早已等候在一座吊桥旁。见面后,她领我们来到一家民宿。这是一处有着二层小楼的庭院,一个被称作“萌萌”的年轻女子热情地招呼我们住下。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雨,风染上水的凉,拂去了我们旅途中的疲惫,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起来。吃过夜宵,夜已深了,不开空调还需盖上薄被,这是在

城市里不可想象的。舒服地躺在床上,没有了在家时光着膀子还汗津津的腻感,身心无比放松和舒适。

第二天清晨,在鸡鸣声中醒来,窗户微明,我出门晨跑,顷刻间,一股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让人神清气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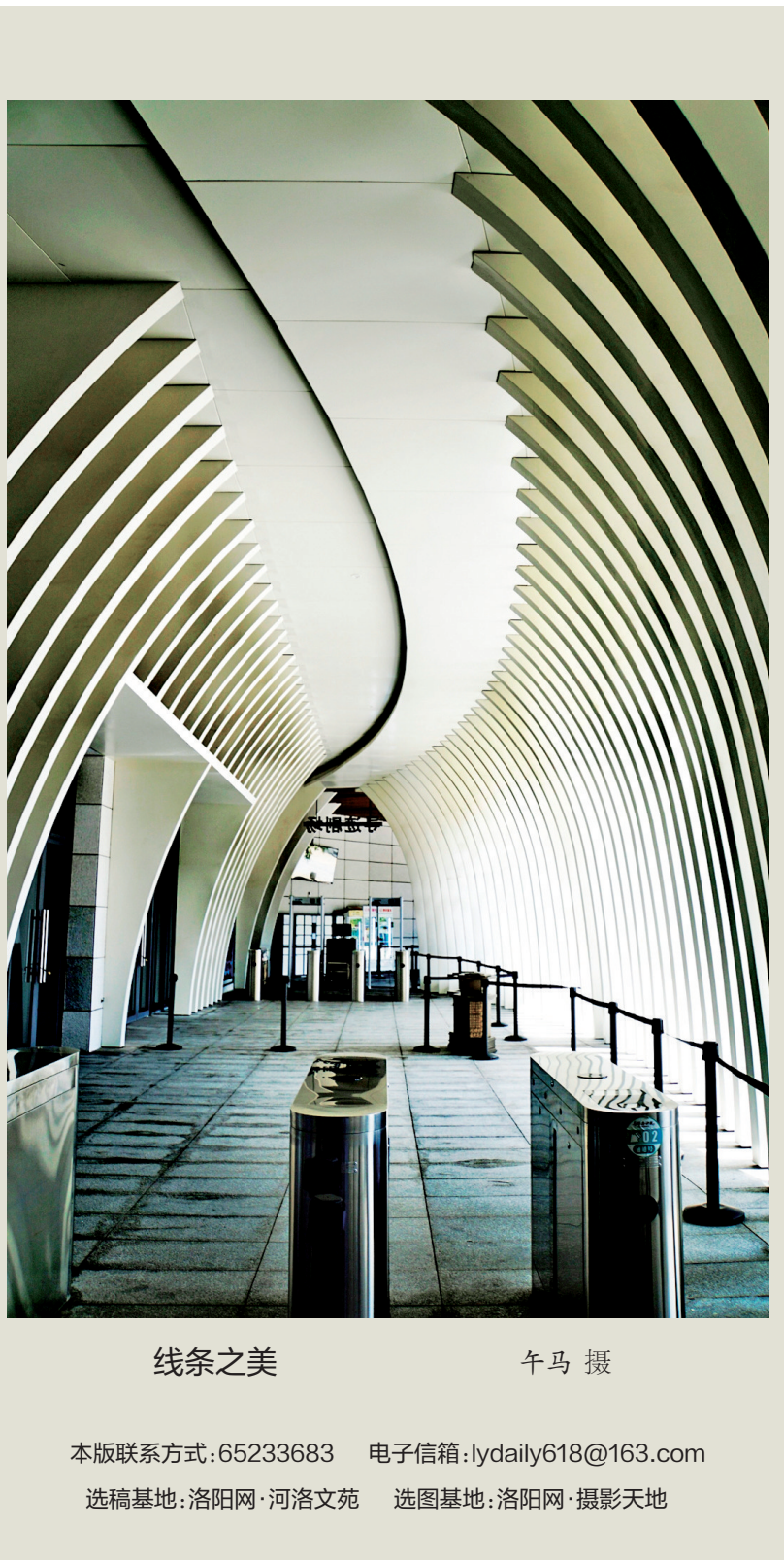
民宿坐落在一处原野之中,四周群山环抱。一缕缕朝雾绸带似的飘浮在连绵起伏的山峰之间,目之所及,远近山峦,紫青黛白,由碧至青,直达天际,若隐若现中,仿佛一幅水墨画,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跨上吊桥,下面一泓河水蜿蜒着由北向南流淌。河旁的坡地里种着玉米,主秆高耸,叶片宽大,生成一片连绵不绝的青纱帐,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玉米的香甜气息,彰显着大自然的慷慨和生命力。

这天恰逢三川镇赶大集的日子,萌萌问我们要不要去赶集。尽管我们不需要买任何东西,但好奇心使我们很想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有这样的机会,自然想去逛逛。居住地离集市不算远,我们一行一边聊天一边步行,十几分钟便到达目的地。

集市上,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摊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从新鲜的农产品、家禽、蔬菜、水果到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小贩多是当地的农民,有些老人挎着一篮自家产的蔬菜便来赶集了,他们热情地招呼着顾客,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意。我们行走在集市上,不时被各种新鲜的农产品吸引,绿油油的豆角、红彤彤的番茄、刚刚掰下来的嫩玉米……从集市出来,看看时间尚早,我们顺



线条之美

午马 摄

本版联系方式:65233683

电子信箱:lydaily618@163.com

选稿基地:洛阳网·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洛阳网·摄影天地